

王松《臺陽詩話》
版本考述與校勘

李知灝*

—提要—

《臺陽詩話》為現今臺灣詩話作品中，最為人所熟知，也是最多人研究的作品。然而至今並沒有專門對其版本進行探討的專文。本文將《臺陽詩話》自成書迄今的「三版四本」加以考察，並將相關目錄專著中的錯誤資訊加以修正。得知《臺陽詩話》除了明治三十八年的原刊版本之外，還有臺銀版本、大通本、省文獻會本及瀚典網路版等。此外，更進一步在整理其版本的基礎上，以校勘方法中的「對校法」，進行初步的校勘工作。

一、前言

臺灣傳統文學研究，近年來有蓬勃發展的趨勢。研究者從許多不同的面向，探討臺灣文學的各種風貌。連帶的，也使得基礎文獻的整理工作，顯得較以往熱絡。例如吳福助編著的《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》¹、黃美娥《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》²，都為許多臺灣文學研究的文獻取用，開出了一條明確的道路。這些基礎性的工程，信然可為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，創造起另一番新猶。而基本文獻整理，即其基礎。

而在文獻整理的工作中，除了目錄的製作、資料的搜羅之外，還要進行版本的考證與校訂，才算完成整個基礎工程。可讓後來的研究者，通過一個較為完善的文本來進行的研究。正如胡樸安、胡道靜的《校讎學》中所述：

* 李知灝 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生，致遠管理學院通識科兼任講師。著有「《瑞桃齋詩話》研究」、《瑞桃齋詩話校注》、〈日治初期社會變貌對臺灣詩話的影響—以王松《臺陽詩話》、洪繡《寄鶴齋詩話》、吳德功《瑞桃齋詩話》為研究中心〉。

1 吳福助主編《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》，（臺北：文津，1999）。

2 黃美娥主編《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》，（臺北：臺北市文獻會，2003）。

治書之對象為書本，其目的將校理訛亂書籍，使各還其真也。治學之對象為學科，其目的將發揮某科學術，使之光大也。然治學必以書本為根據，若書本不真，所治之學必敷淺誤謬。故治書乃治學之基本工夫。³

由此可知，文本的考訂校勘實是後續研究的基礎，是相當重要的工作。

筆者近年來致力於臺灣古典詩及詩話的校勘工作，並已著成《瑞桃齋詩話校注》，附於筆者的碩士論文「吳德功《瑞桃齋詩話》研究」中，計畫於近日內正式刊行。而在探討臺灣古典詩話文獻的過程中發現，這些文本多未經全盤的考證與校訂。其中，就連較多人研究的《臺陽詩話》也是如此⁴。因此筆者擬就《臺陽詩話》中的版本與校訂的問題，進行初步的探討。為後來有意研究《臺陽詩話》的研究者，提供一個參考。

二、《臺陽詩話》版本考述

要進行版本的考證、校訂的工作，首先要了解「版本」的意義。何謂版本？在造紙術尚未發明之時，文字書寫均在木片上進行。而這些木片則通稱為「版」。其後，雕版印刷的技術出現了，「版」的意義，轉指雕版印刷印書

3 胡樸安、胡道靜《校讎學》，（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90），頁2。

4 在2003年11月1日以前，以《臺陽詩話》為「主要」研究對象的學術專文、著作有：

（1）張良澤〈讀『臺陽詩話』劄記〉（上）（下），《臺灣風物》33卷1~2期，（臺北：臺灣風物社，1983.3.31，1983.6.30）。

（2）黃美玲〈王松《臺陽詩話》初探〉，《臺南家專學報》第16期，（臺南：臺南家專，1997.6）。

（3）龔顯宗〈《臺陽詩話》初探〉，刊於氏著《臺灣文學研究》，（臺北：五南，1998）。

（4）林美秀《傳統詩文的殖民地變奏—王松詩話與詩的現代詮釋》，（高雄：太普公關，2002）。

其中黃文與龔文皆以大通書局印行本為底本，林書採用省文獻會本為底本，三者皆未對《臺陽詩話》的版本問題加以詳述。而張文雖同時提及當時僅有的原刊本與臺銀本，但仍偏重講述原刊本，並未對兩本內部字句的差異進行探討。

時所用的版片。因此「版」的意義，就可泛指讓著作排列成特定型式者。至於「本」之一字，則為書本、書籍之通稱，也就是用「版」印刷出來的成品。連綴成詞後的「版本」意義擴張，也用來指稱同樣著作而以不同雕版印出的種種書籍。甚而將手抄的「寫本」也包含在「版本」的概念中。因此程千帆、徐有富著的《校讎廣義·版本編》中就說：「版本是指同一部書在編輯、傳抄、刻版、排版、裝訂乃至於流通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形態的本子。」⁵上文以「同一著作的不同形態」來定義版本，包括了寫本與刊本。而本文就以這較為廣義的「版本」，來考察《臺陽詩話》「版」、「本」的流變的情況。以下分項略述：

（一）原刊版本《臺陽詩話》

《臺陽詩話》最早的版本，乃是作者王松在明治三十八年（西元1905年）十一月，委託臺灣日日新報社刊印而成。⁶由於是《臺陽詩話》這部作品初次印行，日後其他版本皆可溯源至此版，因此這個版面所印刷出來的書本多被稱為「原刊本」。原刊本分為兩冊，依上卷、下卷分冊。上卷52面，下卷54面，共106面。每面14行，每行30字，無標點。書前有鄭如蘭〈臺陽詩話序〉、初山衣洲〈臺陽詩話序〉⁷、邱菽園〈贈王友竹處士序〉、洪一枝〈讀友竹詞兄大著竝以致相慕之忱〉詩作等。其中當時著名的日本文人初山衣洲所作序文，為其他各本所無⁸，在文獻保存上有相當的價值。

5 程千帆、徐有富著《校讎廣義·版本編》，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1），頁7。

6 見原刊本《臺陽詩話》之版權頁。

7 初山逸此文原名〈如此江山樓一笑詩話序〉，刊載於明治三十五年（西元1902年）2月26日的《臺灣日日新報》。後編入原刊本《臺陽詩話》時，即改名為〈臺陽詩話序〉。

8 張良澤〈讀『臺陽詩話』劄記〉中曾將原刊本所錄、臺銀本所缺之初山衣洲序文公諸於世。張良澤〈讀『臺陽詩話』劄記〉（上），《臺灣風物》33卷1期，（臺北：臺灣風物社，1983.3.31），頁43-44。

原刊本《臺陽詩話》刊行當時造成轟動，就連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，也聞訊請託新竹廳長里見義正代為購買。⁹但由於原刊本刊行至今將近百年，在市面書肆上已然絕跡。張良澤先生在〈讀『臺陽詩話』荀記〉中稱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（Harvard-Yenching Institute）藏有一部。¹⁰這是近二十年來，研究《臺陽詩話》者所能得知，關於原刊本的明確資訊。¹¹此外在吳福助主編《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》中，稱在臺中圖書館藏有一部原刊本¹²。但筆者遍尋不著其蹤跡，或為誤傳。因此在王國璠先生《臺灣先賢著作提要》中，就曾說：「原刊本不易一見。」¹³

然而近年來，各圖書館將其書目電子化並提供網路查詢之後，研究者就能很輕易的找到所要的資料。筆者運用目前已上線的圖書目錄，得知在臺灣大學總圖書館的伊能文庫，藏有一部《臺陽詩話》的原刊本。此本為日治時期伊能嘉矩所藏，伊能氏逝世後捐贈給當時的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而保存至今。此本書前有伊能氏之藏書票。並已拍成微捲，可透過影印微捲取得原刊本的型制樣貌。方便對《臺陽詩話》有興趣的研究者，提供一條取得原刊本的徑路。

（二）臺銀版本《臺陽詩話》

繼明治年間原刊本的，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刊印的臺銀本《臺陽詩話》，成為其「臺灣文獻叢刊」第三十四種¹⁴。在書前雖然沒有說明其前依何

9 參見明治三十八年（西元1905年）11月16日的《臺灣日日新報》。

10 張良澤〈讀『臺陽詩話』荀記〉（上），《臺灣風物》33卷1期，（臺北：臺灣風物社，1983.3.31），頁27。

11 如黃美娥〈日治時代臺灣遺民詩人的應世之道—以新竹王松為例〉一文的註11中，就曾引用相關資訊。該文2000.8.12發表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。

12 吳福助主編《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》，同註1，頁115。

13 王國璠《臺灣先賢著作提要》，（新竹：新竹社教館，1973），頁189。

14 王國璠《臺灣先賢著作提要》誤稱為第二十種。同前註。

本，但從「臺灣文獻叢刊」的資料來源，多為當時臺灣各公立圖書館的館藏來看，此本的來源應該是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明治年間的原刊本。不過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將前本加以重新排版、並加上標點刊行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也更動了一些字詞¹⁵。因此，一個具有其特殊之處的「臺銀版」就此誕生。

由「臺銀版」所印出的臺銀本，在《臺陽詩話》的傳播過程中具有樞紐的地位。在民國七十六年（西元1987年），大通書局據臺銀本影印重新發行，收入其「臺灣文獻史料叢刊」中，俗稱「大通本」。其後臺灣省文獻會在民國八十三年（西元1994年），也據臺銀本加以影印發行，俗稱「省文獻會本」。這些出版發行的動作，都讓《臺陽詩話》的流佈更加廣泛。不過此二本都只是影印臺銀本出版，在影印的過程中也沒有出現「錯簡」等錯誤。由於沒有重新排版，其字句型制皆與臺銀本無異，因此這兩本可視為是「臺銀版」的複印、再刷。而近年中央研究院臺史所又根據臺銀本，加以重新打字輸入，而成為「瀚典」網路資料庫¹⁶的一部份，是為「瀚典版」。

（三）瀚典版《臺陽詩話》

「版」的意義，可泛指用以使印（寫）出的文字，排列成特定形式者。不同的「版」，就能印（寫）出不同的型式。而在現今的社會，電腦已經是不可或缺的書寫、出版工具。而運用電腦軟體，將先前文獻資料鍵入而成為電腦檔案，也可以稱為另一種「版」。因此在探討版本時，電子資料已是不可缺少的部份。近年來，許多歷史、文學的文獻，都輸入成網路資料，開放給民眾查詢。如中央研究院有「瀚典」電子文獻資料庫的建置，其中即將臺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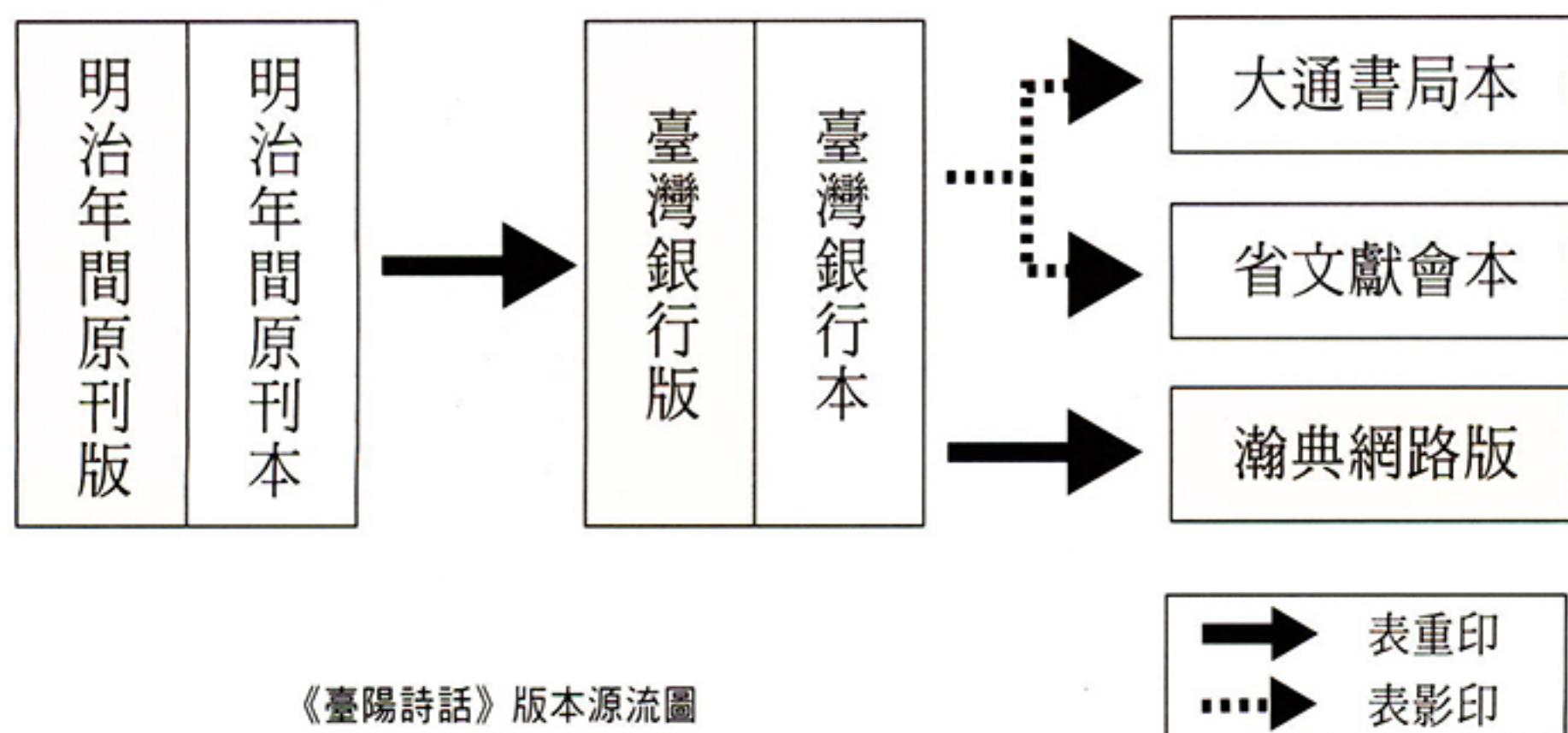
15 可參見吳幅員《臺灣文獻叢刊提要》（上），（臺北市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77），頁5。

16 「瀚典」網路資料庫的網址是「<http://www.sinica.edu.tw/ftms-bin/ftmsw3>」或「<http://www.sinica.edu.tw/~tdbproj/handy1>」。本文所用資料，為該網站2003年11月1日前上線的資料。其後資料若有更動，非本文所討論之範圍。

本的《臺陽詩話》輸入資料庫。其文字、標點及頁碼標記，雖然都以「臺銀本」為基礎，但由於網路資料的性質並不同於紙本資料，因此臺史所將文字重新輸入電腦。也就是這「再製」的動作，因而可將「瀚典版」視為是異於「臺銀版」的另一個版面。

「瀚典版」的出現，代表著《臺陽詩話》的流佈可更加普及，更可讓研究者有個更方便的搜尋路徑。但是網路資料的版本，仍有些問題必須注意的。有一個確立的「瀚典版」，卻未必有標準的「瀚典本」。除了版面本身內部的問題之外，還有些外在的限制必須考慮。因為網路資料的輸出，除了靠網路傳送之外，還有賴電腦軟硬體及列表機的配合。如特殊字或造字，在部分的電腦上就無法顯現。甚而字碼若相衝突時，也可能顯現出其他文字或形成亂碼。因此要說何者為「瀚典本」，似乎有些困難。所以「瀚典版」的運用雖然方便，但仍須配合臺銀本閱讀，方能更加的嚴謹。

若將目前《臺陽詩話》的流佈與各個版本之間的關係，以圖表表示，即表示成下圖：



《臺陽詩話》版本源流圖

而在吳福助主編《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》中，曾整理著錄《臺陽詩話》的諸多版本（瀚典版除外）。其中，在臺銀本的後面附註了「據王承祖藏上海

聚珍仿宋版刊本印行」的字樣。¹⁷但筆者翻閱臺銀本《臺陽詩話》，並沒有找到相關跡證。然而當筆者翻閱作者王松的另一部著作《滄海遺民賸稿》，在臺銀本周憲文先生所作的「後記」中，找到造成這種情況的可能原因。在臺銀本《滄海遺民賸稿》的「後記」中說：

王友竹先生的著作很多，我知道其已印行的，則有三部。（一）是臺陽詩話，（二）是友竹行窩遺稿，（三）是如此江山樓詩存。臺陽詩話，已由我們標點出版，列為臺灣文獻叢刊第三四種。……某日，有一長者見訪，名片上印的是王承祖三字。……他手裏拿著一本臺陽詩話，翻開鄭序（鄭如蘭序），指著其中『明歲（按為光緒二三年）舉一子』幾字，自我介紹：『此子就是本人』。……我想起了久求未獲的如此江山樓詩存。承祖先生告訴我：這一詩存，乃於民國十四年承吳興劉承幹氏的關懷，……在上海以聚珍做宋版印行。當時臺灣當局忌之甚，所以總督府圖書館（今省立臺北圖書館的前身）未有此書，……承祖先生卻藏有一冊，視同拱璧。他極願意借給我們抄錄印行。¹⁸

聚吳福助《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》稱臺銀本「據王承祖藏上海聚珍仿宋版刊本印行」，似乎來自於對上文的「誤讀」。上文中提供了些線索，比如說「王承祖」、「他手裏拿著一本臺陽詩話」、「在上海以聚珍做宋版印行」、「他極願意借給我們抄錄印行」。這似乎就是吳書中，聲稱有「上海本」的原因。但若配合上文其他文字敘述來閱讀，就可發現文中所指的「上海本」，是《滄海遺民賸稿》而非《臺陽詩話》。由此可知，《臺陽詩話》應只有上述的三版四本，所謂的「上海本」應該不存在。

17 吳福助主編《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》，同註1，頁115。

18 見臺銀本《滄海遺民賸稿》，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59），頁69-70。

三、《臺陽詩話》字句校勘

上面對於《臺陽詩話》的版本源流加以考述之後，即可運用對於版本的認識，進行後續的工作——文字校勘的工作。在陳垣《元典章·校補釋例》中就曾提出的四種校勘方法：對校法、本校法、他校法、理校法。¹⁹其中與版本有密切關係的就是「對校法」。就是參照同一部著作的不同版本，校勘出版本間的差異。再運用校勘者本身的見解，來考證何種版本的字句為佳。就《臺陽詩話》的三版四本來說，原刊版本、臺銀版本和瀚典版在校勘上，都具備了「對校」的資格。而大通本及省文獻會本，由於與臺銀本相同。因此在進行對校時，用臺銀本即可代表，毋需再探討此二本。

（一）從原刊本校諸版本之誤

在版本的校勘上，以「古本」、「善本」、「精校本」最有價值。其中的「古本」，是指可見的最早版本。因為其時代較早，或為作者親手編訂，或是傳抄重刊的次數較少，其錯誤的地方也較少。「善本」原先指精於校讎的藏書家所藏的唐寫本，其後還擴大成印刷精良的宋元精本及明清舊鈔舊校本²⁰。最後，則是「精校本」。所謂的「精校本」，則是近代的校書家，經過版

19 《元典章》，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90）。

20 在丁丙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中，曾列舉善本書的四項內容：

一曰舊刻：宋元遺刊，日遠日鮮。幸傳至今，固宜球圖視之。

二曰精本：朱氏一朝，自萬曆後，剞劂固屬草草。然近溯嘉靖以前，刻書多翻宋槧，正統、成化刻印尤精，足本、孤本所在皆是。……

三曰舊鈔：前明姑蘇叢書堂吳氏、四明天一閣范氏，二家之書，半係鈔本。至國朝小山堂趙氏、知不足齋鮑氏、振綺堂汪氏，多影宋元精本，筆墨精妙，遠過明鈔。……

四曰舊校：校勘之學，至乾嘉而極精。出仁和盧抱經、吳縣黃蕘圃、陽湖孫星衍之手，尤校讎精審，朱墨爛然，為藝林至寶。補脫文，訂誤字，有功於後學不淺。

參見丁丙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，（臺北：廣文，1988）。然此四項，皆與臺灣文學文獻之關係不密切。

本間的比對，加以精細考述之後的版本。這三種版本在字句上的錯誤較少，因此多被視為是校勘上極具價值的版本。但從臺灣文學的發展來看，「善本」與臺灣文獻都沒有密切的關係，在臺灣文獻的探討上就不是那麼的重要。

回到《臺陽詩話》的版本來看，其「古本」就是「原刊本」，而無「善本」、「精校本」。其他如臺銀本、大通本等，都只能算是「通行本」。因此進行版本間的校勘時，首先就要以「原刊本」為基礎，找出其後各本之誤。以下略舉數例：

1、「陳淑程」誤為「陳淑臣」

在原刊本上卷第3頁上，敘述李石樵等人創作〈臺北八景〉詩時，有下面的這段話：

李石樵廣文（秉鈞）嘗咏〈臺北八景〉絕句，和者甚多。……陳淑程上舍（洛）云：……

在這段文字中，原刊本作陳淑程，而臺銀本、瀚典版則作陳淑「臣」。然根據《臺灣歷史人物小傳－明清時期》所載：

陳洛，字淑程，號菊町，福建惠安人。年十五，從父移居艋舺。……日人據臺，退營商，與翁林煌創辦鹽務總館致富，1911年卒。」²¹

故應以原刊本為是。臺銀本在重新排版時，因為兩者聲近而誤。

2、「賈」誤為「買」

在原刊本上卷第7頁下，臺銀本第14頁，「詩之為道」一則中曾說「因此賈禍，何可勝數？」以及「如太顯露，未有不賈禍者。」其中這兩個「賈禍」，在瀚典網路版上均作「買禍」。賈者買也，在意義上並不是決定性的錯誤。然而在原刊本上卷第9頁下，臺銀本第18頁有段文字說：

21 《臺灣歷史人物小傳－明清時期》，（臺北：國家圖書館，2001），頁205－206。

金匱嚴紫卿司馬（金清），權淡水廳三載。……句云：「康成詩禮漸家學，賈誼治安仰吏才。」

其中的「賈誼」在瀚典版作「買誼」。由於「賈」是人名姓氏，不可做意義上的替換。由此可知瀚典版的「買」字應誤，因為形體接近而誤。而前面的「買禍」也應以原刊本、臺銀本為依據作「賈禍」，其文字較為典雅。

3、「壁」誤為「璧」

在原刊本上卷第8頁上下面之間，臺銀本第15頁的地方，有段記述唐景崧幕僚鄭錢的故事：

閩中鄭肖彭樞部（錢）庚寅游臺，題唐薇卿中丞《請纓日記》云……
「時局艱難肯顧身，鴻泥何獨誌風塵。南交歸璧中朝日，信筆千秋付史臣。」

其中原刊本「南交歸璧」一句，在臺銀本作「南交歸壁」，應為形近而誤。因為「歸璧」一詞，是「璧歸」因為近體詩平仄格律的要求所做的倒裝。而「璧歸」指的是「完璧歸趙」的典故。運用這個典故來看鄭錢所作的這首詩，唐景崧的《請纓日記》是他在中法戰爭時的記錄。而鄭錢這句詩句的意涵，是假設越南回歸為中國的藩屬時，唐景崧的《請纓日記》就可以當成光輝的戰史，在史書中大書特書，有贊賞唐景崧之意。因此在這裡應作「歸璧」為是。瀚典網路版也因襲臺銀版而誤。

4、「過」誤為「遇」

原刊本上卷第17頁下，以及臺銀本第32頁，載有林幼春〈過鹿港〉一詩，原刊本作：

軋軋藍輿暮未停，柳堤花塢認曾經。夕陽萬瓦紅於染，愁過當年主簿廳。

然而當中「愁遇當年主簿廳」一句，其中「過」字臺銀本、瀚典版均作「遇」

。從整首詩的語意來說，「過」字較「遇」字貼切。「遇」字雖能表達詩人看到舊時建築，而產生物是人非的滄桑之感。但是「過」字在這裡，除了可以囊括「遇」字的意涵，表達詩人來到當地之外，還顯現出他離去的樣子，以及時光流逝的感懷。而且這正與首句未停之興，以及詩題〈過鹿港〉相互輝映。因此此處應以原刊本的「過」字為是。臺銀本因形近而誤，瀚典版承襲而作「遇」。

5、闕「鵲」誤補

在原刊本上卷第22頁下，臺銀本第41頁，收錄了陳槐庭所作的〈卻扇詞〉十二首。在其中的第十一首，原刊本作：

鴛鴦下牒鵲填橋，領略床頭細語嬌。情事未堪多敘遍，阿儂不睡自前宵。

其首句「鴛鴦下牒鵲填橋」，在臺銀本卻作「鴛鴦下牒填□橋」。從格律來看，這十二首〈卻扇詞〉都符合近體詩的格律。而第十一首詩的首句，其格律應是「平平仄仄仄平平」。雖然第一字與第三字可平可仄，但是第五字的地方卻得是仄聲字。因此此處不應是平聲的「填」，而應是仄聲的「鵲」，故應以原刊本為是。臺銀本在重新排版的過程中闕其「鵲」字，又誤補了一個空格於「填」字之後，因而產生這樣的錯誤。瀚典版亦同。

6、「宮」誤為「官」

在原刊本下卷第2頁上的地方，敘述潛園吟社雅集之盛況，其中選錄了陸少海的〈羅漢松〉七言排律，載有一句「竺國原留尊者號，秦宮曾賜大夫封。」然而此句在臺銀本第44頁中作「竺國原留尊者號，秦官曾賜大夫封。」將原刊本的「宮」字作「官」，應誤。此句的典故來源，是源自秦始皇封五大夫松。以「秦宮」來代指秦始皇，遠比「秦官」來得貼切。其次，以「秦宮」來跟上句之「竺國」相對，兩者皆是地理類的字眼，其意較為切合。因此

應以原刊本為是。臺銀本因形近而誤。

7、「劍器」誤為「劍氣」

在原刊本下卷第5頁下的部份，選錄了邱逢甲的〈題潘蘭史說劍堂集〉七古詩一篇，其中有一句云：「公孫劍器語雖妙，祇許詩人說高調。」然而在臺銀本第51頁則作：「公孫劍氣語雖妙，祇許詩人說高調。」此中「劍器」誤作「劍氣」，聲同而誤。此處的「公孫劍器」，其典故來自於唐人張旭見公孫大娘舞劍器，得其神而作草書的故事。而杜甫亦有〈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〉之作。也就是有此詩人詩事，在下句才會有「祇許詩人說高調」之語。故應以原刊本為是。

而這裡除了因為聲同而誤之外，還可能因涉前、後文而誤。因為在這首詩中，也就是在原刊本下卷第5頁下到第6頁上，臺銀本第51頁，前後各出現一個「劍氣」。因此，這個「劍器」或許也可能是因為前後都出現「劍氣」，而被臺銀版的檢字員誤認，因而產生這樣的錯誤。

8、「兕」誤為「兕」

在原刊本下卷第24頁下，王松摘錄自己五言詩舊作，有一句「山空蟲兕月，樹老鳥吟風。」在臺銀本第87頁卻作「山空蟲兕月，樹老鳥吟風。」其中「兕」字應為「兕」字之誤，形近而誤。其後瀚典網路版亦因襲臺銀本而作「兕」。然「蟲兕月」不知所指為何。且從對句的「鳥吟風」來看，臺銀本「兕」字之處應作動詞用。但「兕」字之意是指野獸，《說文解字》說其「如野牛，青色，其皮堅厚，可制鎧。」這個字只作名詞用，並不作動詞用。因此應以原刊本作「兕」為是。

9、「名」闕其偏旁誤為「夕」

在原刊本下卷第25頁上，同樣為王松摘錄自己的五言詩舊作，有句「名憂

登薦表，才拙愛吟詩。」此句在臺銀本第87頁作「夕憂登薦表，才拙愛吟詩。」其中的「名」字作「夕」，瀚典網路版亦同。但應以原刊本為是。因為在其對句之中，「才」字與「吟詩」在語意上有所關聯。對應到上句來看，「名」字與「登薦表」的語意關聯較「夕」字密切，故應以「名」字為正。臺銀本可能因為誤闕「名」字之偏旁「口」而當作「夕」字。另一方面，也可能是涉上文「河山弔夕暉」之「夕」字而誤。

（二）由臺銀本勘原刊本之訛

俗話說：「盡信書不如無書。」雖然「古本」在版本校勘上具有較高的價值，但後出的版本也不可以完全忽視。一個版本在重新印行時，發行者有時會以自身的學識變更前面版本的字句。因為前本上字句或有漏誤，這並不完全是作者本身的問題。傳抄的抄手、雕版的雕工、活字印刷的檢字員，以及電腦檔案的打字人員，都有可能造成字句上的錯誤。因此，編校者依其才學所變更的字句，正可以彌補這些錯誤。

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在重新標點刊印的過程中，就曾對原始版本中「明顯的錯誤」²²加以修正。因此在臺銀本的《臺陽詩話》中，就有多處與原刊本不同，但在意義上更勝原刊本一籌的地方。而瀚典網路版也承襲了臺銀本改正後的字句。因此以下就以臺銀本作為探討對象，略舉數例來說明其改正之功：

1、以「尤」改「猶」

在臺銀本第10頁，記載林汝梅曾經拜訪道人而預言臺灣割讓日本，以及自

22 除了可見吳幅員《臺灣文獻叢刊提要》（上），（同註15）之外，在《臺灣文獻叢刊》中的《戴施兩案紀略》一書中的弁言亦說：「除了顯然的脫字或錯字經予補正或改正外，儘照原文刊出，未敢輕加更易。」這正可說明臺銀本的《臺灣文獻叢刊》雖然致力將原著的原貌呈現，但仍改易了一些原刊本的錯誤。

已將於前一年逝世的話語。在此之後，有一段文字說：

林若邨觀察（汝梅）喜佛老學，雪邨方伯之弟也。……詩畫一門，尤為先生所好。余見其自題畫幅云……

其中的「尤」字在原刊本上卷第5頁下作「猶」，應以臺銀本所改為正。因為「猶」字字義為尚且、仍然的意思，「尤」字之字義則為特別、突出之意。而以「尤」字能表達出作者所欲呈現，那種深愛詩畫的林汝梅的形象，因此應該以臺銀本作「尤」為是。

2、以「金剛不壞身」改「金剛不壞身」

在臺銀本第25頁，記載林畏廬所著《閩中新樂府》中〈生鬻體〉一詩，其中的文字說：

閩人林畏廬所撰《閩中新樂府》，風行海內外。……又〈生鬻體〉云：……或從醉後解宿醒，誤卻金剛不壞身。

其中的「金剛不壞身」，在原刊本上卷第5頁下卻作「金剛不壞身」，應誤。在《涅槃經·長壽品》中曾言：「云何得長壽，金剛不壞身。」林畏廬〈生鬻體〉一詩正是運用這個典故，勸戒嗜食鴉片者，不要因為吸煙而讓性命受到不可彌補的傷害。原刊本作「不壞身」，在語意上不通，故應以臺銀本所改為正。

3、以「杜宇」改「社宇」

在原刊本上卷第21頁上下面之間，記述鄭十洲輓梅溪而作詩二十八首的故事。其中有句詩句稱「棠梨滿地雨霏霏，社宇多情是耶非？」其中「社宇」在臺銀本第39頁作「杜宇」，應以臺銀本為是。杜宇即杜鵑，相傳周代時蜀帝名曰杜宇，後化為鵑鳥，因而稱之為杜鵑。後來杜鵑一詞較為常見，詩歌作品中為求美感，或有用杜宇代稱者，本詩即是如此。

4、以「蝦蟆」改「蝦蟆」

在原刊本下卷第1頁上下面之間，記載金門詩人林豪來臺唱和的故事時曾說：

林卓人孝廉（豪），金門人。……怕者不來來不怕，疑人莫用用莫疑。

蝦蟆想吃天鵝肉，老虎要吞蝴蝶兒。

其中「蝦蟆想吃天鵝肉」，在臺銀本第44頁作「蝦蟆想吃天鵝肉」，應是。據《水滸傳》第一百零一回說：「我直恁這般獸！癩蝦蟆怎想吃天鵝肉。」應為此段詩句的典故出處。且「蝦蟆」為一個成詞，與對句的「老虎」相對。若如原刊本作「蝦蟆」，則代表兩種不同生物的合稱，與「老虎」相對則嫌不穩。故應以臺銀本所改正者為是。

5、以「鍛羽」改「鍛羽」

在臺銀本第66頁，王松論述其摯友汪式金的詩風時曾說：

式金為人，樸實無華，而其詩界在郊、島之間。有〈書懷〉七律云：少小曾期閬苑游，不圖鍛羽幾經秋。……

其中「不圖鍛羽幾經秋」一句，在原刊本下卷第13頁誤作「鍛」。「鍛」字為摧殘之意，「鍛羽」則是指競爭、戰鬥時的失利。而「鍛」字則是鍊造之意，若與「羽」字連用則不知其所指為何。且汪式金此作，乃是抒發自己在科舉考試上的失利而作。詩句中的「閬苑」原指仙居，後亦可為做為宮庭內苑的代稱。從上面的詩句來看，汪式金早年曾希望一朝能金榜題名，宴遊御苑，但多次科舉失利而未能如願。故從詩意來看，亦應以臺銀本為正，應作「不圖鍛羽幾經秋」。

6、以「戀」改「戀」

在臺銀本第75頁，記載了櫻井勉在新竹與當地詩人唱和的故事。當中選錄了〈疊前韻答童君冠卿〉一詩說：

滄海何茫渺，勝遊不可隨。醉因飛箋早，歸為戀花遲。吟嘯驚菱女，溯洄伴鴨兒。想君看荷興，寫我五言詩。

其中「歸為戀花遲」一句，在原刊本下卷第18頁上作「歸為戀花遲」。比較兩種版本在語意上的優劣。「歸為戀（戀）花遲」與其出句「醉因飛箋早」在句型結構上應該相同，而且在這組對句中同樣運用了「倒裝」的修辭方式。

「醉因飛箋早」應為「早醉因飛箋」，而「歸為戀（戀）花遲」則是「遲歸為戀（戀）花」的倒裝。而在這裡的「飛」字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是做動詞用，因此與其相對仗的字詞部份也應為動詞。因而「戀」字較「戀」字貼切，故應以臺銀本為是。

7、以「料峭」改「斜峭」

在臺銀本第77頁，王松論述鄭幼佩題武陵桃源圖詩作，並選錄其作時記載：

武陵桃源圖，題者甚多。……「牙籤萬軸小蓬瀛，料峭風寒逼短檠。一卷離騷一壺酒，雪廬消夜古狂生。」

當中的「料峭」在原刊本下卷第19頁上作「斜峭」，應為形誤。因為「料峭」是指寒風吹襲，令人發抖的樣子。後來多用以形容春寒。如陸龜蒙〈奉和襲美開元寺客省早景即事〉中說：「料峭入樓于闐風。」《五燈會元·法泰禪師》中說：「春寒料峭，凍殺年少。」由此可知，「料峭」一詞是聯綿使用的形容詞，因此原刊本所作的「斜峭」應誤，應以臺銀本為正。

8、以「沈」改「況」

在原刊本下卷第22頁上下面之間，記載了謝安臣向鄭如蘭祝壽的七言古詩。其中有一段文字說：「酒酣耳熱髮都怒，百怪魚龍盡起舞。神瀛鼎沸大陸況，湖山容我風月……」從近代七言古體詩的格律來看，這段詩前兩句都押上聲「麌」韻，即是以仄聲韻為韻腳。但也因此在第三句句末一字，應該使

用平聲字。而原刊本此處用「況」字為仄聲，於格律不符。而在臺銀本第83頁，則作「神瀛鼎沸大陸沈」。「沈」字為平聲，於格律較符，故應以臺銀本為是。

四、結語與餘話

綜合前面所述，針對王松《臺陽詩話》的版本、字句所進行的考察，發現《臺陽詩話》在成書之後迄今，總計有「三版四本」。除了明治三十八年的原刊版本之外，還有臺銀版本、大通本、省文獻會本及瀚典網路版。其中臺銀本對於《臺陽詩話》的廣泛傳播，發揮其樞紐的地位。其後的大通本及省文獻會本都是以臺銀本為底本，加以影印發行。而瀚典網路版則是以臺銀本為依據，重新打字成為數位檔案。這也讓《臺陽詩話》的文本，更容易讓有興趣的讀者獲得，其推廣之功不可磨滅。至於現今較不易發現的原刊版本，在臺灣大學總圖書館伊能文庫中典藏了一部，並已拍攝成微捲，可用影印微捲的方式取得原刊本的型制。

其次，運用已經得知的版本資訊，使用「對校法」校對版本間字句的差異。發現《臺陽詩話》在近百年的傳播過程中，因不同版本間的翻印、打字而產生了一些錯誤與修正之處。相關字例已見於前，在此不復贅述。而經過這樣的校勘工作，應可減少在刊印時的錯誤，使《臺陽詩話》的字句更貼近文本應有的樣貌。

除此之外，在校勘的方法上還有「本校法」²³、「他校法」²⁴、「理校法

23 本校法是以本書文字反覆參校，依該書語詞文氣、徵引文字的特性，對前後不一的地方進行校對。

24 他校法則是針對書中人名、著作、稱號等專有名詞或參考文獻的引文，以原引典籍，或史傳、相關專著校勘之。

」²⁵ 未能加以探討。其中應有一些錯誤仍待發現。就筆者初步所見，有兩處可做為證明。首先，例如在原刊本上卷第9頁上，臺銀本第16頁「觀詩知人」一段，有一「涉身持世」的字眼，在語意邏輯上並不正確。然而運用「他校法」，參考王松所引用的材料—《樵隱詩話》的原刊本，可發現原文應為「涉世持身」。但是此處錯誤，從原刊版本、臺銀版本到翰典版均作「涉身持世」，而未被修訂改正。因此這裡就得運用「他校法」進行校對，以取得較貼近原意的文字。

其次，又如在原刊本下卷第22頁下，臺銀本第83頁，引用謝安臣祝鄭如蘭詩時，原刊版本作「湖山容我風月碧瞳白鬢紅髭鬚老虎胎豹鵲生雛」。這段在七言古詩中的二十字，臺銀本將其標點成「湖山容我風月碧。瞳白鬢紅髭鬚老，虎胎□豹鵲生雛。」該本認為應缺一字在「豹」字之前，其後瀚典版亦同。然而運用「理校法」，從近代古體詩的格律來看。原詩四句換一韻，而「湖山容我風月」六字應為「酒酣耳熱髮都怒，百怪魚龍盡起舞。神瀛鼎沸大陸沈」之末句，應押上聲「麌」韻。但「碧」字不屬於「麌」韻，故應在「湖山容我風月」之後缺少一個押「麌」韻的字。按詩韻勘之，應為「睹」字。此外，將其餘的十四字整理為兩句七言的詩句，成為「碧瞳白鬢紅髭鬚，老虎胎豹鵲生雛。」正與其後「含飴繞膝啞然笑，一經教子母乃迂。」同為押「虞」韻的詩句，於格律正符。故將原來的詩句，加上「睹」字後，可重新標點成「酒酣耳熱髮都怒，百怪魚龍盡起舞。神瀛鼎沸大陸沈，湖山容我風月【睹】。碧瞳白鬢紅髭鬚，老虎胎豹鵲生雛。含飴繞膝啞然笑，一經教子母乃迂。」其於文意亦較通。而這也是在「對校法」上，無法校出的錯誤。就得運用「理校法」對文本中的字句脈絡加以校正才行。

25 理校法則是對於書中文字從音韻、語法、義理、文氣等方面校勘。

凡此種種，都說明了《臺陽詩話》仍需進一步，進行更深入的校勘工作。筆者在完成《瑞桃齋詩話校注》之後，即著手對《臺陽詩話》進行校勘。其初步的成果，已見於本文。而其後相關的校勘工作仍在進行，預計完成一部《臺陽詩話校注》，目前已完成初稿。希望能藉此整合諸本之長，而補諸本之短，為之後研究《臺陽詩話》者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石。